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七十五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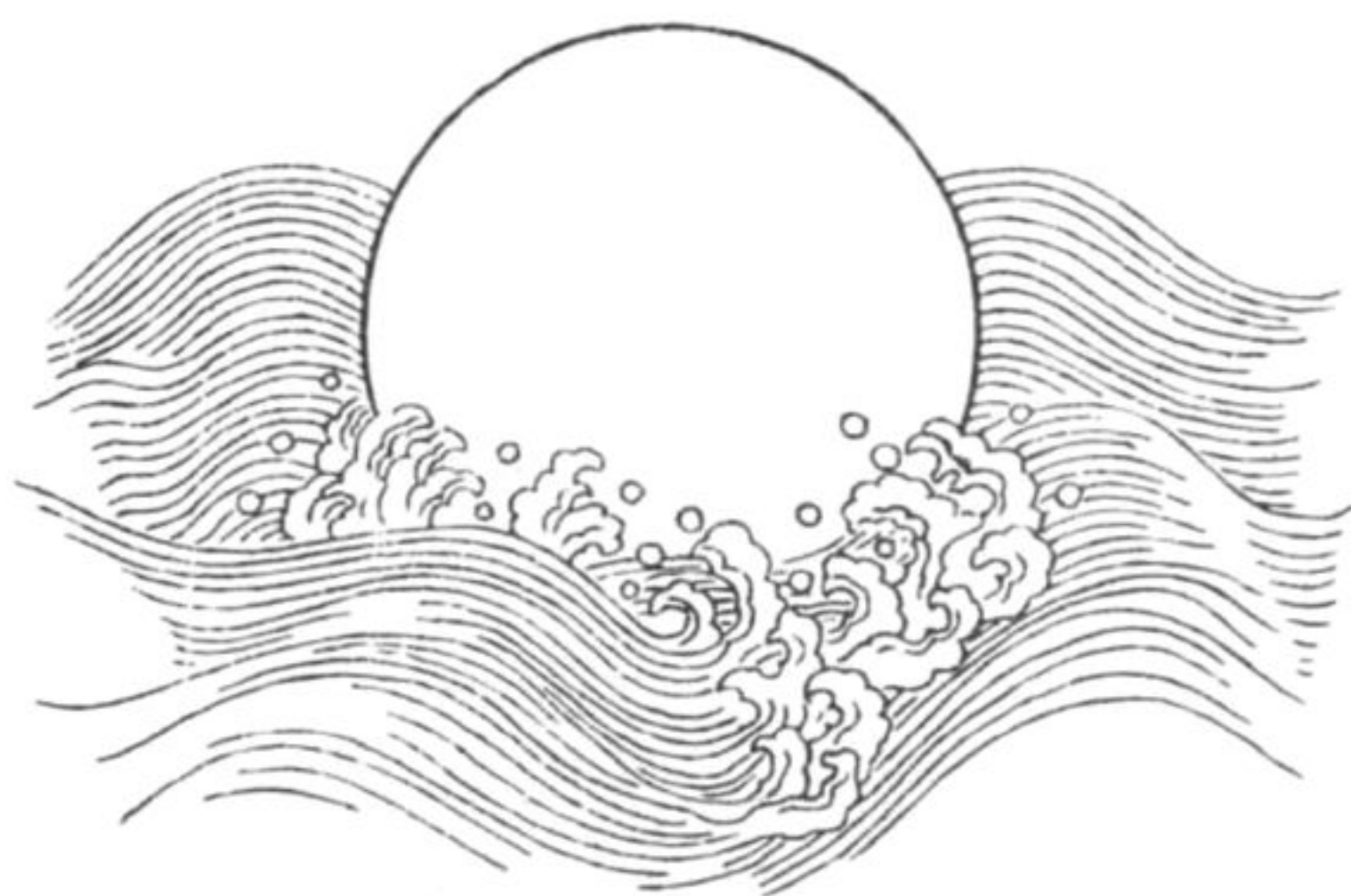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七十五冊

黃山書社



(明)吳子玉 著

# 大鄣山人集五十二卷

明萬曆十六年黃正蒙刻本







吳瑞穀先生文集序

今代為文者洋洋乎盛哉然至  
吳瑞穀先生始無加焉矣夫實  
未至而喜取名者虛實已至而  
過其量者始實者有藉者也  
而所以實者無藉者也是以文

吳瑞穀集序

一

必先事於實而新興於藉如權  
藉者主運者也而量者措施之  
率也故量所藉者其量而多於  
名實者遠矣今陸君刻藁之  
利能巧則不始於其初然族  
能構絢則不休致遠矣以去權

藉不在焉故操觚者不俟器而利

用者必操觚者之故實之至不至  
也量之多寡也用之淺深也集之  
遲疾也始失強弱利不利之相  
理也然而止出一途未始美於初  
而大悖於後者何也非遽幽之以而

吳瑞穀集序

二

鬼神之也古之為文者志弱而好  
傷大力一疏而好振發才不統而子  
凌厲之淺不逮而新藉以潤  
之實無有而能自法中不辭而強  
光耀之由此而文為得無譽遂載  
且掩其長而求一逞焉快前之闕



窮而於盡凡之性之直者則乃之  
其紀終也若瑞教沈毅屬深焉  
而亦臺與法方藝流通永略  
所法多涵先古之書已泊其末而  
據其華然至其為文必澹思以  
定之精稽以重之廣富以去之

吳瑞敷集序

三

情喻以發之多方以聚之其家  
而未盡其致也故闡釋以深之恐  
浮而未極於理也故綴密以備  
之恐緩而未弘赴首也故馳涉  
以深延之也其雅從之滔滔也故抑  
遏以糾迪之恐淺膏之情也故翫

深以緊鬱之恐助疾之鑿也故彌  
標以劇切之也其法海之不可收峭制  
以蠲滌之恐纖趨之霸者也故連  
類以章適之恐妍阿之怯濫也故  
震蕩以疎絀之也其亮不足而談多  
鋒也故靜正以和澹之恐肆於文

吳瑞敷集序

四

而齟於質也故約我以孰之度恐  
不於其末而傷其道也故恬愉以引  
其法婉渾以暢其條密之恐其  
乘以如結之恐其析以破象也  
故戒慎於抒才而刻勵於用  
筆福之而沉醜範存焉由此觀



之則是能得先之準可見於前  
是謂四節者之怒也不括卷終誤  
之也也而候通此激於後而候  
與而能且以吏而衆孰極久之急  
於應之也怒源定而之謂古焉  
之也而能不以稱也故觀瑞教之

吳瑞穀集序

五

文倚靡不之窮得何繁流以觀  
此也發疊而安翔謂何反覆以融  
通也嶠崎以興衆則極果明變也  
其不倚於繁流則刻異以之原  
也然而能整果則激以爲智  
也凌雪而寬慨則立之過而力

間也其端於外而內之衆則稱其  
其理也故隨爲銳上之才話利之  
吳輻其輝輝多量不括及之是  
云而奮舉之無上揚之量下運之  
其勢及人其抗而下量不後措手  
者其以爲藉助其無藉不之思

吳瑞穀集序

六

存者不之得教無方而求證否  
玄眇而及量截六際而不殺者  
是神之說也孰仁越知不之並  
觀焉者也視乎孰是於乎量量  
其量係於乎實實是之可以常  
情淺量觀映乎生余與季朗云



季朗極推瑞穀先生季朗至  
之輩人亦取名焉乃以字  
乃以字見名相向病也故余得  
久至瑞穀無加焉已者先生亦自信  
世以人為難言者其時先生出  
而求於四方則必死以

吳瑞穀集序

七

此後之世一產石室為一代制作  
則余之尚亦之也

長洲劉鳳子咸著



吳瑞穀文集序

新都吳瑞穀嘗以書自通於余  
累數百千言余甚異之而恨未  
之識凡十餘年矣一旦納履謁  
余東海上盡出其文若干卷余  
獲卒業焉則又大異之瑞穀乃

吳瑞穀文集序

一

拜而請曰非以子先容於世也  
將受子規余則惡能規瑞穀記  
初探觚時所推先唯一于鱗徐  
吳二三子寔左提而右挈之而  
最後乃得伯玉當于鱗之文成  
其疑者十可二三而姍侮者遂



八九姍侮者之言曰吾詎知所謂使凡將氏聶之而吾未之識使舌人誦之而吾未能句卒然而欲乙而無可乙也盡卷而猶茫然惟有頰赤嚔抹而已其疑者曰吾粗能習之雖然談六藝

吳瑞穀集序

三

者必折衷於孔子自孔子有辭達之誨而其所傳若易之什翼齊魯之紀論抑何黃中通理也聶莫暢於孟氏脩莫工於擅左氣莫雄於短長變莫神於太史公何渠使人不可解而獨索何

陰述盤庚彛鼎之遺盡組諸百家之晦癖聾棘者而經緯之甚或舍事而就辭或援有以實無將一代奚賴焉夫于鱗之不滿世口何害即所撰述具存胡嘗不彬、大雅蓋並于鱗起者伯玉

吳瑞穀集序

三

鴈行伯玉起者劉子威顧獨推稱于鱗以為振古之傑即吾兄弟亦不敢後二君子然尚謂于鱗之詩歌似猶在文上而瑞穀直以為文勝詩犯世之所疑及姍侮而不避令者盡得瑞穀文



而讀之則其於于鱗蓋有襲魄  
當心而不可解者豈直優孟拒  
掌之似而已也然于鱗之所治  
不傍及莊列騷賦與東京之金  
石而瑞穀時時見其齋必且曰  
吾雖貴于鱗不必皆于鱗爾吾

吳瑞穀文集序

四

閉門而造車出門合轍則瑞穀  
之自期許也籍令瑞穀以昆吾  
之割而潤澤之了不見痕抑拒  
縱送唯吾意之所使蹊迳絕盡  
生機流衍即古人奚讓焉而寧  
獨一于鱗第瑞穀既精深於古

文辭其應制科業亦時時闌入  
之至不能得一書生貢臺察監  
司名好古者褒賞相繼而卒莫  
之援瑞穀意且不悔也曰吾文  
行後世更有一瑞穀者必于鱗  
社而吳生配兩廡濟、不乏賢

吳瑞穀文集序

五

吾豈竟不遇哉瑞穀業以于鱗  
文賸詩、當有叙之者故不贅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吳瑞穀集序

嘗讀今昔文苑傳不窮愁則神不凝不憤激則力不肆大都窮然後工而亦不能不借聲於王公大人以著其執而成其志詩莫盛於魏唐當時作者始未嘗不受知人主凌厲承明後乃蹇蹶也漢宋以來諸儒或世為史或前席宣室或對策華軒韓歐而後雍容珍臺璇題浸浸且執政矣辟之

吳瑞穀集序

繁星麗天衆芳貴地號曰至文亦必雲氣四除晴空萬里而後光采郁焉其不然者結驪至人延譽哲匠素王同恥於素臣侯生矜色於盧公彥先拔楊於荒萊林宗成寵於畎畝一附青雲聲施後世蓋自古記之矣若予友人吳瑞穀殊謬不然予與之處二十餘年矣眎其貌煢煢乎澤雉之介也會其祿之入卑卑一博士也叩其居顏

乎栗堂邈乎雕雲館也跡其眺憇步趾鳳臺牛渚烏聊白嶽九華三都皆其所遊思而寄辭之藪也嗚呼窮矣至問其所交遊遍海內獨其心所莫逆者予予愧么麼無足為瑞穀重則古之人所恃以著其執成其志者瑞穀一亡有而瑞穀之名至與古人齊予讀其詩沉雄慨慷盡泄其弗鬱無聊之氣不道大曆以下語文追淮南文信

吳瑞穀集序

二

上遡墳素而絕口東京之季其博洽於縣圃弇山而弗詭以誕其手敏於五步三义而弗超忽汪洋以自矜炫其色逼於禹鼎商瑚周球而弗耽枯寂以入於槁當嘉隆間海內薦紳爭翔並耀作者成市瑞穀起自橫序與之馳騁人無不辟易者太倉王司寇公序其文至比之李于鱗則瑞穀之所稱不朽者已藉聲於名位已乞靈於朋



僞工以窮不著以達吾弗解之矣天漢西  
流微雲點綴山色空濛水光沈隱當斯際  
也游目四野逍遙延佇此縑素之所不能  
圖而幽人之所自恣者是瑞穀之所以為  
文乎是瑞穀之所以為文乎

萬曆辛卯季春望日友人泰和郭子章撰



吳瑞穀集序

三

吳瑞穀文集序

往余業南辟雍從水部郭青螺先  
生遊識吳瑞穀與定交是時郭先  
生于舉子業高自負而於古文辭  
則推穀瑞穀亡以易也瑞穀之集  
行而人爭遽得之以未覩其全為  
恨無何余以癸未捧檄至海陽則

吳瑞穀集序

一

瑞穀尚困諸生中執弟子禮甚篤  
余殊愧於師帥之也瑞穀既廩諸  
生且久數數奇不及貢會督學詹  
公檄上郡邑明經行脩之士待詔  
公車余乃躬為瑞穀勸駕已詹公  
手其文而欣賞之是蚪斗時撰述  
也竟予貢於是瑞穀門人黃牀明



蒐其全集付剞劂氏而請序于不佞以子玉之謝諸生而邀一命也維君侯賜子玉之謝諸生而以文學名也惟君侯望不佞謝不敏而瑞穀固請之則吾師元美司馬公堅侍御劉公子威何公少愚有成言矣不佞其何以復瑞穀夫文難

吳瑞穀集序

二

言哉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當時二三著作之臣掃元習而一變之彬彬乎具矣再變于東里三變于北地四變于毗陵吳會未已也嘉隆以還二三才雋比肩而起風猷才力鼓舞一世從周道而監二代郁々乎

文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然皆以縉紳顯者也官學而優事半功倍孰與結髮山林猷行之為難乎瑞穀起農家籍諸生力不能備載籍窮宛委之藏足不能涉河山追禽向之跡翫髀自負任其木彊交不能游大人締豪俠借榮寵以為重

吳瑞穀集序

三

逡巡庠序之間垂四十季瑞穀且油々然安之而亡幾微動間者以纂修故應四方徵聘數從藏書家借披閱一過輒推去吾已空而旨矣於六經子史百家言無所不治斷自兩漢而下即于詩律用大曆之格而取裁于漢魏命宮商而色



彛鼎曠然自多其超詣于騷賦策  
問序記志傳贊頌哀誄微而極至  
于俳戲引喻連珠之類無不研精  
其思以與古昔合以字古者十之  
三四以句古者十之五六以篇古  
者十之七八而瑞穀亦殊勑用  
文自致且娛也瑞穀既以文名海

吳瑞穀集序

四

內之鉅公作者多亦能名瑞穀乃  
尚裁者疑其支尚達者病其艱何  
為蔓引奇興攢撫矜術為侏儒不  
可讀之語乎已就讀而囁嚅即連  
類廣肆棘澁岨嶢而其意不過爾  
斯所謂驟得之深而徐窺之淺也  
詰其淺深所自出無以復也於乎

瑞穀之于文可以豪矣瑞穀行且  
上公車擁筆承明之間就

明天子試將從縉紳者重也抗論  
典章不復得以山林為解華陽碣  
石之藏聞見廣矣渡江而北齊魯  
燕趙之郊形勝壯矣三事九列諸  
公卿大夫折節而下瑞穀遊譚浸

吳瑞穀集序

五

盛交道浸廣矣昔賈生通達國體  
遇令主而不能竟其用論者惜之  
夫小子有言浚恒何咎瑞穀踰艾  
而入京師諳練之熟非賈生少季  
比且也二三元老躬吐握之盛節  
俱以鄉國知瑞穀濟、盈庭靡絳  
灌之嫉瑞穀遇合視賈生幸矣瑞



穀行乎哉一日而名動京師是編也屬以為左券矣瑞穀得聞不佞之言色沾々喜子玉冒然懸書敝帚之謂何始得之郭先生再得之君侯即司寇侍御之言獎飾太過惟君侯信矣于是置之首簡挾策遂行

吳瑞穀集序

木

萬曆戊子歲春王正月人日楚江夏丁應泰元父譔



歙邑黃池刻

序畧

余舊貫之居於大鄣下去都市百里俗故樸愚不肖未既亂喪嚴考母携於機織側課之書目承牽挺倍紀倍縱心竊有悟焉百倍之士以是矣長而孤學好竹賁古文既以大易補弟子員七大比上不售食既廩口率科兩當察上又不得察至歲丁亥

宗師詹夫子獨秉玄鑒始得察舉里人見謂向者累躋迨末年董董以歲薦上豈非學古蓄之

吳瑞穀集序畧

一

與壹槩諸古太深覽者已過矣余曰無亦六極之危為蓄乎然古豈易槩哉古人文以窮槩工今則以窮槩拙何者古人居所業即出所試漢策對唐詩賦愈窮愈專無他制科甄溷耽於為古樂於為今若饑而食寒而衣弗令而自然也欲求不工得乎今之嗜古者與制科藝判為二物匠意異區置筆殊形計為近甄先刻戾昔調左馬不得與周程並漢魏不得與宋並愈窮愈判其能耽於為古樂於為今若饑之食寒之衣



弗令而自然乎欲求不拙又詎可得也諸能崛  
起雄視千古如北地濟南公等皆以熙妙早達  
邕容金馬之上業能士直近藝始得繼其弘致  
而海內歎然宗法莫之異同若刺草之儒一蹶  
則終身創矣父老以為記惡能桀出有良欣此  
業之弘也籍第能槩工輩於達者人亦刺草視  
之雖心知其工而口莫為毫釐嗟乎文以達工  
亦以達見工以窮拙亦以窮見拙彼之與此豈  
可同日而語哉故常布之流得廁名於作者鮮

吳瑞穀集序畧

一

矣余希心古學至於衰白以負薪之資拘攣於  
博士語左方右園二者交戰莫蕪其疑信為馭  
於銜紕旬臆約結固無奇也惡能直任懷抱神  
觸天授吐舌萬里究獨至之趣以綴千秋之華  
哉每以君子固窮求位得位彌用劇厲轉九掌  
中以自賞悟卒與制科藝舛馳重增其窮此非  
其效與邑友人黃鴻臚叔明嗜學攻古屬書脩  
辭請彙余文捐貲刻之則語余人無幽顯道在  
為尊謂文亦然神貴遠而黷賤近未可以悉人

情之大趣也不為位差道道尊於位不為身評  
文文貴於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靡怠不幾前  
睹有俟後知傳曰人富則不義爵祿自足於已  
也以文為富豈容自窮况今以貢上豈無被浴  
之者而豫章鄧督學公曾侍御公邑令君武昌  
丁公鄉先達侍御何公友人光祿吳君亦遲遲  
以是語之每欲刻余文行焉斯余所為劇厲者  
乎時

萬曆丁亥季秋月之朔

吳瑞穀集序畧

三